



病房里的友情

□冷枫

前段日子,老妈不小心摔了一跤,尽管有惊无险,无需手术,但还是得住院静养。母亲想着省钱,说:骨头是硬伤,你跟医生说说,就别住院了。我说,人家医生说住院,那就有住院的理由。再说,这种事情又不是小菜场里买菜,可任你讨价还价的。起码咱们在医院待几天,确保没别的不良症状,这样回家也放心不是?就这样,老妈虽满肚子的不情愿,到底被安排着进了病房。

老妈是个热忱的人,和同病房的几个病友一来二去,很快就自来熟了。应该说病友间的关系在诸多人际关系中是极微妙的一种:彼此萍水相逢,却又都是在身体不舒服,甚至是无比痛苦中相识,于是心头多少有种惺惺相惜的情感起伏着。在住院部的病房中,一位大伯姓李,是个公司老总;一位阿姨姓王,是个个体小贩;邻床乃一年轻后生,听说是名牌大学的硕士;对过床位上则躺了个打工小子,不是本地人……说实话,到了这里,这些代表职业、身份、地位的社会属性都不重要了。别人看你,就是个病人。护士给你打针吃药时,早已赋予你另外一个身份代号:4床、9床、13床、27床……一个数字对应一个具体病患。至于你的外貌姘妍、特长爱好、性格脾气全都忽略不计。唯一重要的是你病情的轻重程度、性质如何,医院将怎样为你对症下药,包括是否还需要动一动刀,进行一番“修补”——宛如翻修一架暂时运转不灵的机器。

而病友之间的诚挚情感和所有人间情意都差不多,开始的时候平平常常,先是一般性地相互打招呼、做介绍。很快,在热络的交谈了解中,病人们会交换彼此的病情和相关信息,言辞中自然就生出一份同病相怜者莫名的肝胆相照来。你的身体状况若有好转,病友会真心为你高兴,随之觉得自己也能渐渐康复,提升了信心——哪怕两个人的病症并不完全一样。你如果病情加深了,病友们也会好心好意地安慰你:记得要想得开,要听人劝,吃饱饭,病这种东西从来不是靠愁就能愁好的,已经这样了,不如安心治疗,顺其自然……说实话:这样融洽温暖的人际关系在竞争激烈的职场氛围中是很难遇到的。

病友间的情感还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,他们有实打实的行为。我

妈刚住院的那几天,我去陪夜,我妈不让。后来我想请个护工,我妈又说自己不是什么大病,不需要别人陪护。可不管怎么说,我白天要上班,亲友们也都是抽空才来医院探望,这样把我妈一个人甩在医院,总归叫人不放心。但我每次去医院,还真发现老妈一切都有条不紊的,气色也不错。我拎拎热水瓶,是满的,打开盖子一看,也滚烫。再看看药,也已服过。被单什么的也都按规定来换过。甚至母亲的床头还多了一些水果、食物……原来这打开水、叫护士的种种都是同病房的病友们的用心。星期天,我特地带了母亲喜欢的肉骨头粥去医院,母亲却说吃过了。“是临床阿姨的家人给她送早点来时,很客气一定要我也先吃一点。”有一回,我中午说好给母亲送饭的,结果路上堵车,晚了足足二十分钟。结果母亲又说吃过了。是病友帮她买了两个新的搪瓷碗,去食堂打了饭菜。母亲还补充赞道:“其实这家医院的饭菜味道也不错的!”我心里明白:那是因为母亲饿了。每当我晚上要离开医院回家时,隔壁床铺的那位阿姨就跟自家人似的催促我:“你走吧,明天还要上班呢。你妈有什么不舒服或别的什么事,我会帮着叫值班医生和护士的,不用担心。”这种时候,我心头真挺暖的,觉得人活世上,再怎么强大也需要旁人的帮助。还有一次,医生临时通知我妈的腿拍个片子,还非得到楼下拍片室去。我接到电话就往医院赶,结果“拍片”早就结束了。我着急忙慌往病房内一看,老妈正靠在床上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我问怎么样了?几个病友七嘴八舌向我“汇报”:“医生说没问题”“骨头愈合得很好”……那一次拍片,又是病友们指使他们的亲戚,大家出力把我妈搀下去的。

在我老妈出院后,我特意买了几个果篮去看望那几位和我妈同病房生活过的阿姨们。而我妈这个平素很“宅”的人也因为这次住院,新结识了不少和她年龄相仿的朋友。闲来没事就愿意跟人家打电话,聊微信。后来她们为了庆祝一个病友的康复,还举行过庆祝晚宴。据说不久后还要组织一次康复者郊游活动。看看,这“患病之交”的情谊丝毫不比患难之交逊色呢!

我的
晚报情缘

我是你的铁杆

□冯秋玲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我脑部手术后偏瘫,高烧、癫痫、昏睡、头剧痛、喷射呕吐……正应了一句宁波老话“发丝吊秤砣——命悬一丝”。医生的眼神是怜悯的,家人的眼神是躲闪的,络绎不绝来看望的朋友避而不谈我的病,我明白,我是个重症病人。但我放不下老人和幼子,我得活下去。

住院部的晚饭开得很早,晚饭后我郁闷地盯着天花板发呆,善解人意的先生帮我去借《宁波晚报》。因为我们平时为人谦和、礼貌,医护也同情我们这对苦难中的夫妻,每次都慷慨借给我们。我用右手拿报,牙齿咬着翻报,一页页慢慢地看。报上的新闻,冰心老人离世,让我欷歔;看小记者专刊,让我开心不已,为孩子们认真、天真、率真、纯真而快乐……

我看得很慢。看社会新闻,我会揣摩如果是我写这篇新闻,我会从哪个角度切入,布局谋局该怎样,记者又为什么这样写,优点在哪里?看“三江月”,我会默默背诵高手们的精彩句段,咀嚼其中的好词佳句;看“小记者”,我会想象如果我面对孩子们,该如何带他们“玩”作文……后来我爸知道了,就每天给我带来他订的报纸。每次拿到报纸,我都对自己说:加油,加油!好好活着,每天可以看看《宁波晚报》。

几年后我居然痊愈,还真的做起了作文家教。我和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读小记者专刊、“三江月”,孩子们发现原来作文可以“玩”着看、“玩”着写,作文因此进步神速。

十多年后,我和当时的一位医生聊天,他说:“你是我见过的最坚强乐观的人。那时候我们医疗组都以为你撑不过一周,甚至三天。别人整天哭哭啼啼等死,你除了在抢救中,其余时间都笑嘻嘻地忙着研究报纸,我们都对你刮目相看,肃然起敬。”我说,其实等死不好玩,太无聊,不如自己找乐子,笑比哭好玩啊!

或许,对一个健康人来说,以能不能看《宁波晚报》作为活下去的理由,未免太小题大做了,但对于我,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人来说,太知道活下来的不易了。“活下去,活下去!一定要活下去,一定能活下去!”这曾是命若游丝的我唯一的目标和信念。活下去的理由有千千万万条:为了年迈的双亲,为了年幼的孩子,为了挚爱我的亲人,为了许许多多曾帮过我的人,为了可以天天看报……每天的《宁波晚报》,让我有种老友来访般的喜悦,我甚至感到,能活着每天看晚报,冥冥之中是上苍对我一天天与伤病抗争的奋斗精神的奖励。奖励看报,不是很好玩吗?

你好,《宁波晚报》!你让我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你给予我与伤病抗争的勇气,你鼓励我活下去、站起来,争取重返社会。你是我教作文时的“活教材”。近二十年,我们天天见面,我就是你的铁杆!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总第6399期 配图 汤青